



美人难嫁

[MeiRen
NanJia]

是今

Shilin

WORDS

——敢问壮士大名，
型男安当带重金登门拜谢。

——送钱多庸俗，
不知送一段风流佳话，
姑娘以为如何？



是
今
著

美人难嫁

[MeiRen
Nanjia]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难嫁 / 是今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511-2069-2

I. ①美… II. ①是…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9402号

书 名: 美人难嫁

著 者: 是 今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郝卫国

特约编辑: 翠 菇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花嫁·阿泪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069-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美人难嫁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翻云覆雨	突生变故	进退两难	君心如月	东风多情	心动神摇	借花明心	落花有意	雾里看花	扑朔迷离	若有若无	英雄救美	缘起元宵
144	132	120	108	096	085	073	061	048	037	025	013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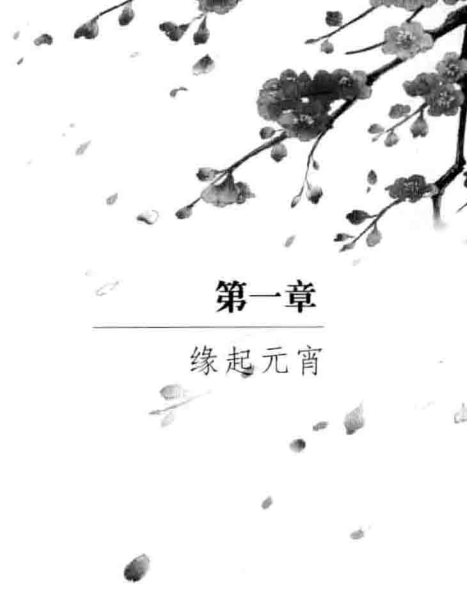




美人难嫁



第二十六章	云开月明	286
第二十五章	危机重重	276
第二十四章	风云变幻	266
第二十三章	故布疑云	256
第二十二章	情到深处	247
第二十一章	不忍别离	236
第二十章	夫妻同心	226
第十九章	官闱深深	217
第十八章	善恶有报	207
第十七章	化险为夷	194
第十六章	举重若轻	181
第十五章	新婚宴尔	169
第十四章	终成眷属	156



第一章

缘起元宵

宫锦澜在廊下不紧不慢地摆弄着一盆牡丹。

紫色锦袍玉带束腰，梁冠下是一张保养得宜的俊颜，虽年过四旬，依旧颇长挺拔、风流倜傥，举手投足间更是带着一味成熟儒雅的潇洒。

宫夫人向青舒仪态万方地闲偎在美人榻上，一双秋波水汪汪地看着自家夫君，心里暗暗得意自己当年的眼光。

庆丰三年金殿折桂的状元郎，才华横溢不说，运气还出奇地好，入仕之后一路平步青云，年纪轻轻便官至礼部尚书。

这尚且不是宫夫人最得意的事，最得意的是，她不仅嫁了个如意郎君，还生了个人称京城第一美人的女儿。连她自己都觉得上天有点太厚待她。但即便如此，她觉得她还不能算是这世上最令人羡慕的女人，因为还有个女人，福气好得简直令人嫉妒。

这个女人，就是皇后独孤翎。后宫三千佳丽，她居然是宣文帝唯一醉心的女人！

一个男人若是没有机会或能力倒也罢了，但宣文帝身为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拥有天下最丰厚的女性资源，居然只守着一个女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作为一个自认为很了解男人的女人，宫夫人百思不得其解。若说独孤皇后倾国倾城倒也罢了，但宫夫人觉得她长得还不如自己美艳；若说独孤皇后才高八斗也好，但从未听说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她有拿得出手的一项。

莫非是床第之间……

作为一名正派高贵的诰命夫人，她觉得自己不该低俗地往那方面猜测，但除了这个她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

宫夫人好奇地托腮，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叽叽喳喳的夫人突然没了动静，宫锦澜觉得有点奇怪，一回头便看见自家夫人眸色迷离，也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便走上前问道：“今日安国公夫人来此，有何贵干？”

安国公府是宫夫人的娘家，老安国公去世之后，长子向千重承袭了爵

位，妻子韩氏便成了安国公夫人。这位韩氏夫人生于世家，恪守礼仪，做事一板一眼，循规蹈矩，和自由散漫的官夫人很不合拍，所以来往不多。今日听说她突然来访，宫锦澜暗暗有些纳罕。

宫夫人回过神，撇了撇樱桃小口，道：“自然是有求于我。”

宫锦澜越发奇怪，问道：“她求你何事？”

“想让卿儿替婉玉定一门亲事。”向婉玉是韩氏的独女，只比宫卿大一个月。

宫锦澜一听皱了皱眉，道：“这如何使得？”

“夫君勿急，且听我细说。”宫夫人嫣然一笑，不紧不慢道，“嫂嫂想和赵国夫人结亲，两人私交甚好，赵国夫人也颇有此意，只是那小侯爷却不肯答应。嫂嫂托人辗转打听，原来小侯爷不知听谁说的，说婉玉学识浅薄，性子娇气。嫂嫂便想让卿儿帮个忙。”

赵国夫人是独孤皇后的姐姐，因独孤皇后的父亲定远侯无子，独孤皇后便将赵国夫人的二子薛铎更名为独孤铎，承袭父亲的爵位。

“这种事怎么帮忙？”宫锦澜暗道，独孤铎倒真是谨慎的人，打探得这般细致。养在深闺的国公小姐真实性情如何，大约只有府里贴身的几个丫鬟才能知晓。

“今日元宵节，听说侯爷和几个好友在挽霞楼上相聚。嫂嫂想让卿儿去楼下猜灯谜，好叫那小侯爷瞧瞧，婉玉并非才疏学浅。”

京城最繁华的长安大街上酒楼甚多，平素相互竞争得厉害，到了元宵这日，更是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招揽顾客。挽霞楼别出心裁，每年的元宵节便在门口挂上百道灯谜，若是有人解出五十道灯谜，便可进二楼雅间，免费享用一桌酒宴。数年来，这便成了长安街元宵节的一道夜景。

宫锦澜道：“卿儿聪慧机敏，灯谜自然难不倒她。不过，既然戴着面具，小侯爷又怎会把卿儿当成婉玉？”

宫夫人得意地一笑，说：“让卿儿带着向大柱同去啊。”

宫锦澜“哦”了一声，心想韩氏看上去刻板正统，原来也颇有心眼，竟能想出这李代桃僵，瞒天过海之计。

安国公府的管家向大柱，是京城一个名人。他是宫夫人的父亲当年征讨西域时带回的一个胡人，棕目卷发不说，身高异乎常人，寻常人只到他的肩头。京中许多人都认得他，有他跟着，众人自然以为戴着面具的宫卿就是他家小姐向婉玉。

做事一向谨慎严谨的宫锦澜道：“翌日若是小侯爷知晓真相，定会说你安国公夫人一起欺骗他。此事还是不要掺和为好。”

宫夫人不以为然：“嫂嫂从未求过我，难得开口我怎好拒绝？再说，我们可没说猜灯谜的是婉玉，是让小侯爷自己认为那是婉玉，这怎么能叫欺骗？”

这不叫欺骗？宫锦澜摇了摇头，对女人的逻辑深感无法理解。

夜色还未降临，长安街上已是人声鼎沸、万人空巷。

春节之后，连着上元节（即元宵节）、中和节、花朝节和上巳节，个个热闹，其中以元宵节最盛，连着三日不禁夜，举城欢庆，百姓倾巢而出，游街看灯，彻夜玩乐。

街上人流熙攘，几乎人人戴着面具。这各式各样的面具，也成了元宵节的一大胜景。

贫穷人家通常在摊铺上买张便宜的面具应景，富贵人家则会别出心裁，一张面具耗费千金也是常事，花重金请丹青圣手描画面具图案，再请工匠在面具上镶金嵌玉，配上珍宝琉璃，力求精美华丽、与众不同，在上元节之夜引领潮流。

宫夫人精心准备了两张面具，一张芙蓉出水，一张国色天香，皆是请了京中名手画师精心描绘，再送到绣坊将花瓣一朵朵用细金线勾边点蕊。华灯之下，面具上的花朵栩栩如生，如盛开在朝阳之下，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暮色初起，宫夫人便带着宫卿坐上轿子，径直到了京城最繁华的长安街。

这里已是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全京城的人仿佛都会集于此。彩灯明烛、火树银花的一幅盛世繁华，直逼得星光暗淡、明月寂寥。

宫夫人在长安街口的平安桥上下了轿，带着宫卿和侍女下人随着人流步行到了街中的登月楼。二楼的雅间里，韩氏和向婉玉已早到。

向大柱守候在雅间的门口，他人如其名，如同一根大粗柱子。宫卿从小常去外公家，看得惯了，也不觉得突兀可怕。

宫夫人母女进了雅间，韩氏起身相迎，显得十分热情。

向婉玉对宫卿福了一福，表情有点不大自然。

宫卿笑着回了礼，心知这位表姐，此刻心里必定是煮着一锅酸醋。

这个忙不帮，她会埋怨，但是帮了也不会落好，她不仅会嫉恨自己比她聪明，更会认为自己答应帮忙是在显摆。

根据可靠情报，独孤铎今夜戴着一张神农面具，已经进了晚霞楼二楼的第四个雅间。所以，韩氏见到宫卿便直奔主题：“我已经吩咐大柱，叫他站在小侯爷窗下的正中，低头便能看见你们。”说着，她递过一张精美绝伦的面具，笑道，“这是婉玉的面具，一切都拜托外甥女了。”

“舅母客气，卿儿自当尽力。”宫卿接过面具，一看便知价值不菲。上面画的是喜上眉梢图案，画面精美绝伦不说，那梅花用红宝石缀成，中间的梅蕊更是用了一根根长短不一的金丝，而喜鹊身上的羽毛用的是修剪过的孔雀尾羽。看来，舅母的确费了一番心思。

向婉玉对身后的侍女道：“青华，去给宫小姐戴上面具。”

青华双手捧起面具，将丝带小心翼翼地系在宫卿脑后。

一切准备妥当，宫卿带着青华、蓝月出了登月楼，向大柱也带着两个家丁紧跟其后。

一行人走在人潮中，棕目卷发、高人一头的向大柱格外醒目，回头率几乎百分之百。

两个店小二站在挽霞楼前，正在盛情招揽客人。

楼前的飞檐下，挂满了形式各异的花灯，流光溢彩、花样繁多。众人围在灯谜前观看思忖，议论纷纷。

“挽霞楼的灯谜是一年比一年难猜了。”

“灯谜若是容易猜，晚上这挽霞楼还不被挤破？”

猜灯谜乃挽霞楼吸引顾客的一个噱头，本意是想引人注意，并不想让人能轻易猜出来，于是那灯谜只写了谜题，并不提示是打一物还是打一字，的确让人有些无从着手的感觉。

而观灯的看客也并不是真心想要猜中五十道灯谜便进去吃一顿免费大餐，猜得出来便小小自得，猜不出来便潇洒离去。于是挽霞楼前虽熙熙攘攘，却不拥挤，看客如流水一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子款款走到灯谜前，她穿着一袭飘逸轻灵的粉色柔纱长裙，腰间系了一条橘红色亮缎腰带，几朵白梅点缀其上，衬得她纤腰一束，极是温婉明丽。

“踏花归来蝶绕膝，这是香附。”

“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是生地。”

“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是沉香粉。”

女子一口气解了三道灯谜，连个停顿都没有，竟如念书一般顺畅，声音又极悦耳动听、温柔婉转，如乳莺出谷，众人纷纷侧目看去。

两个店小二高声惊叹：“哎呀，小姐高才，居然都答对了。”

身后立刻有人恍然道：

“原来都是中药材，怪不得我们没猜出来。”

“咱们又不是大夫，哪里想得到这些。”

“我家小姐学识渊博。”站在宫卿身后的向大柱立刻得意地喊了一嗓子。他嗓门粗犷高亢，“小姐”两字又故意喊得格外响亮。于是，二楼雅间的人，便看了下来。

位置最好的这一间，室内温暖如春，临窗一张八仙桌，坐着三个人：

定远侯府的侯爷独孤铎、禁军左卫将军岳磊、睿王慕昭律。

楼下的惊叹声引得临窗的慕昭律看了一眼窗下，入目便是向大柱高大魁梧、极富“异国风情”的醒目身影。他忍不住勾唇一笑：“薛二，那不是你丈人家的管家吗？”

“咻”的一声，独孤铎口中的酒喷了出来。

坐在窗边的岳磊立刻善解人意地站了起来，笑嘻嘻道：“换个座看着方便。那位解谜的佳人，想必是你的未婚妻了。”

“少胡说，八字没一撇的事。”话虽这么说，独孤铎还是飞快地和岳磊挪了位置，探出头去。

那女子侧身站着，身形婀娜窈窕，脸上的面具遮挡着容颜，一支孔雀

尾羽恰巧伸出眉梢，隐约露出面具后的一抹黛眉，斜上云鬓。花灯流光溢彩，她亭亭玉立于光影之中，只一个侧身，却是说不出的曼妙柔美，如画中之人。

这是向婉玉吗？独孤铎无法确认，虽然两家素有往来，但未出阁的女子养在深闺，他虽见过向婉玉，却并不熟悉，单凭一个身影，根本无从分辨。

那女子微微仰首看着灯谜，行云流水般说道：“偷梁换柱，是木贼；老谋深算，是苍术；天女散花，是降香；昭君出塞，乃王不留行……”

店小二又惊又赞：“哎呀哎呀，不得了了，看来小姐今日定能解开五十道灯谜。”

慕昭律手里的酒杯，不知不觉地放了下去。

岳磊笑道：“侯爷不是说向小姐没什么才学吗，这谜底都是中药材，一般人未必解得出来。莫不是打听错了？”

独孤铎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亭亭玉立的身影，低喃道：“难道错了？”

慕昭律微微一笑：“我看未必。”

独孤铎回头，目光灼灼：“王爷有何见解？”

慕昭律晃了晃手中的酒杯，道：“本王只是觉得今夜之事太过于凑巧而已。怎么偏偏我们在此饮酒，向小姐也偏偏来此解灯谜，又偏偏带了个这么惹眼的管家？别人都戴着面具，偏偏管家露着一张胡人的脸。通常来说，太过于凑巧的事，都有蹊跷。”

独孤铎道：“他脸大，没有那么大的面具罩得住。”

岳磊忍不住乐了，顿了顿道：“莫非这是挽霞楼和向家联合起来做的一场戏？谜底她都知道。”

慕昭律摇头，道：“挽霞楼出灯谜是早就定了的，我们来此饮酒却是临时起意，知道薛二去向的不过是侯府的几个人。”

独孤铎问：“那，王爷的意思是？”

慕昭律含笑不语。

岳磊身为禁军左卫将军，比常人更为敏锐警觉，当即便问：“王爷是说，可能这女子不是向婉玉？”

慕昭律抱臂浅笑道：“本王什么都没说。”

“兵法有云……”岳磊话未说完，独孤铎便拍了他一掌：“去你的兵法，你身手好，去将她的面具取下来，看是不是向婉玉。”

岳磊笑：“让她骂我登徒子吗？”

独孤铎道：“你戴着面具，向小姐也不知道你是谁，怕什么！”

岳磊双手一摊，道：“我不认识向家小姐，即便她掉了面具，我也不知是不是她。”

独孤铎道：“我先下楼，站在街对面看着。”说着，便拿起桌上的神农面具蒙在脸上，箭步下了楼。

岳磊笑着叹了口气，只好戴上旱魃面具，也跟着下了楼。

慕昭律晃了晃手中的酒杯，目光落在楼下那道倩丽的身影之上。



官卿一口气解了三十六道灯谜，那两个店小二在她身畔大呼小叫，又是惊诧又是敬佩，引来不少围观者。

“哎呀！这小姐可真是聪明过人，有些药材我听都没听过。”

“这是安国公府的小姐，自然聪明过人。”

“你怎知是安国公府的小姐？”

“没看见那胡人？那是安国公府的管家，名叫向大柱。”

“哎哟，这名字还真是贴切。”

官卿解了第四十九道灯谜，身后越发热闹，店小二雀跃不已，只等着她解了那第五十道灯谜，便请她上楼入席。

官卿却停了下来，扭头对店小二俏皮一笑：“我不解了。”

两个店小二急忙道：

“小姐再解一道，本店便送一桌酒宴。”

“是啊是啊，还差一道岂不可惜。”

向大柱大声道：“我家小姐哪里稀罕你家的酒宴，不过是来玩耍高兴罢了。”

官卿含笑转身，抬眸间微微一怔。

人群后站着一个高挺的男子，戴着一张市面上极为普通的辟邪面具，但面具后的一双眸子，仿佛层云万里也无法遮挡的寒星。她仿佛被那星光晃了眼睛，心竟蓦然沉了一下。

她脚步微顿的刹那，戴着旱魃面具的岳磊状似无意地走到她身后，漫不经心地抬手，貌似去抚头上的发冠，谁也没看到他是如何解开她脑后的面具丝带的。

官卿只觉得脸上的面具一松，忙不迭地用手去扶。

所幸她动作够快，将那面具堪堪接在鼻梁处。

岳磊只见到一双眼眸。

他武将出身，却熟读诗书，文采斐然，可惜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眸。

只看一眼便仿佛让人沉溺一生。

官卿并不知道自己的面具是如何散开的，那张辟邪面具后的人却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是她，他负手一笑，走出人群。

官卿扶着面具，对蓝月道：“丝带散了，快系上。”

蓝月连忙为宫卿系好面具，以免再掉，她又多打了一个结。

此时，迎面走来一个戴着神农面具的男子，拱手施了一礼，道：“在下唐突，敢问这位可是安国公府的婉玉小姐？”

方才惊鸿一瞥，独孤铎也未瞧见宫卿的脸，情急之下便走过来打算直接询问。

官卿暗叫糟糕，幸好向大柱机敏，拦住独孤铎道：“小姐快回去吧，

夫人要着急了。”

反正独孤铎戴着面具，也没有自报家门。向大柱只当不知道他是谁，硬生生挡住了他。官卿趁机抬步便走，也只当不知道他是谁。

蓝月小声埋怨青华：“你怎么系的丝带？幸好小姐手快，将面具接住了，不然岂不是叫小侯爷瞧见，这样白费了夫人的一番苦心。真是好险。”

独孤铎只好和岳磊一起回到晚霞楼。

慕昭律笑问：“看见了吗？”

独孤铎悻悻道：“她反应机敏快捷，居然抬手便扶住了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

“一双眼睛还不够吗？”

“单凭一双眼睛就认出一个人来？”

慕昭律笑了笑，说：“看人本就看眼，岳将军是吧？”

岳磊恍惚了一下，眼前闪过那一双眼眸。世间再无这样的一双眼眸，若是让他再看见，定会认得。

慕昭律拿起桌上的辟邪面具，道：“本王下楼逛逛去，你们随意。”

官卿回到登月楼，韩氏忙问：“如何？”

青华笑道：“小姐高才，一口气解了四十九道灯谜。”

蓝月也笑道：“奴婢偷偷看了看，楼上雅间的人几乎都伸出头来看了。”

韩氏笑眯眯道：“太好了，侯爷可曾看见？”

蓝月道：“侯爷不知何时竟下了楼，还拦住了小姐。”

韩氏吃了一惊，忙问：“然后呢？”

“小姐未应声，带着奴婢就走了，向管家拦住了他。”

韩氏这才舒了一口气。

官夫人忍不住笑道：“独孤铎胆子够大，哪有当街拦住人家女孩儿的道理。被人当登徒子打了，也是活该。”

韩氏笑道：“他这样的家世，自然比别人特立独行。”

官夫人捂着嘴笑道：“家世好，人长得也俊。”

“我和你兄长都极满意。”

官夫人问道：“那婉玉呢？”

向婉玉低头，容色淡然，却并无惯常女儿家听到这个话题时露出的含羞带喜之色。

官卿暗道，怎么看她神色好似不大乐意嫁入侯府？这费尽心机让独孤铎对她另眼相看，难道只是舅母的主意？

韩氏道：“卿儿，你和婉玉进去换一下衣服，以防万一。”

官卿再次暗道，舅母这一次，还真是计划周详。特意在登月楼订了最大的雅间，内里还有一个更衣休息的内室，原来是为了让两人换衣服。

官卿和向婉玉进了内室，青华和云叶进去伺候两人更衣。

向婉玉别别扭扭地道了声谢，却丝毫听不出感谢的意思。

官卿也不和她计较，笑吟吟道：“姐姐好福气。”

向婉玉酸溜溜道：“嫁入侯府就算好吗？比起妹妹来，可差得远了。”自己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她为何会这样说？官卿禁不住好奇地问道：“姐姐何出此言？”

“妹妹年已及笄，却迟迟未定下婚事，难道不是为了明年甄选太子妃？”

官卿一怔：“姐姐从何听说？”

“大家都是这般相传。嫁入皇家乃天下女子梦寐以求之事，何况太子才貌当世无二，倒是与妹妹很般配呢。”

向婉玉的语气越发醋意澎湃。官卿心里一动，莫非她是想要明年参选，舅母不愿意，所以急着要给她定下侯府的婚事？

这干醋可真是吃得莫名其妙。

官卿笑了笑说：“我并未定亲，是因为母亲想等今年的殿试。”

话她只说了一半，向婉玉已经明白。

三年一次的殿试，宣文帝会在惠和苑举行琼林宴恩赐新科进士。七品以上京官都可出席，四品以上可携家眷，堪称京城三年一次的重大盛会。

宣文帝作为一名充满仁爱之心和享乐主义的帝王，将琼林宴办得更像是一场相亲大会。每一届都会成就许多姻缘，官夫人便是受益者之一。

官夫人长得娇艳柔弱，骨子里却很女王，从姑母向太妃的身上总结出了一个女人最实际的经验，幸福并不是和人分享世上最尊贵的男人，而是单独霸占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所以当年待字闺中的她虽然有更高更多的选择，却满心满算地要嫁个身份比她低的男子，好一辈子拿捏他，叫他不敢纳妾娶小。于是，庆丰三年的状元郎宫锦澜，被安国公府小姐向青舒力挫群敌，一举拿下。

成为官夫人的向青舒，打算将自己的幸福模式复制到女儿身上，所以并未急着为女儿定亲，只等着今年殿试之后，在琼林宴上，挑一位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女婿。

向婉玉一直以为官卿不急着重定亲，是为了明年的太子妃大选，所以心里一直酸溜溜的很是嫉妒，今天得知真相，心里舒坦了许多。眼前这个人称京城第一美人的表妹，看着也顺眼了许多。

她呵呵干笑，道：“没想到姑姑竟然是这个打算，我还以为，妹妹是想着明年嫁入东宫呢。”

官卿当即道：“不会，我绝不会的。”

是吗？隔壁雅间里，一个男子无声地笑了笑，取下戴着的辟邪面具，放在了桌上。

向婉玉觊觎太子妃之位，一直将官卿列为她潜在的最大敌人，眼见官卿完全无意和自己争锋，顿时放下了心中防备。

她凑近官卿，低声道：“既然妹妹无意嫁入东宫，那我就透露个秘密给你。”

“姐姐请讲。”

“皇后打算挑选家世好品貌好的未婚女子入宫陪公主过花朝节。”

宫卿一听便觉得这是个幌子。

花朝节年年都有，为何单单今年要挑选少女入宫陪公主过节？且还是家世好品貌好的未婚姑娘？

果然，向婉玉道：“皇后其实是想挑太子妃的人选。这是赵国夫人私下透露给我母亲的。你若是不想嫁入东宫，最好不要入选。”

“多谢姐姐告知。”

“要么你尽快定下亲事，要么就找个借口避开此事。”

“多谢姐姐提点，妹妹打算从明日起就卧病在床。”

她才无心去掺和什么太子妃甄选，更不想去陪公主过节。因为宣文帝的独女宁国公主，又称九公主，实在是位叫人头疼的人物。

九公主名字带九，并非排行第九，她是宣文帝唯一的女儿，至于为何称九公主，这其中还有个故事。

当年，独孤皇后生了太子慕沉泓之后，连着生了三位公主，却都早早夭折。司天监的监正淳于天目精于相术，称独孤皇后犯了九女星，要连生九女。至于破解办法，便是再生一个公主取名为九，表示已生了九个女儿的意思。

果然，不久独孤皇后又生了位公主，便取名阿九。这倒也奇了，从此，皇后未再生养，膝下只有太子慕沉泓和公主阿九这一双儿女。这位阿九公主被帝后视为掌上明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脾气非同一般的大，性情也非同一般的扭曲。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宫卿对阿九公主只有一个词：敬而远之。

向婉玉明着是一片好心提点宫卿，其实暗藏私心，她自认为家世显赫、容貌出众，放眼京城，能在家世容貌上超过她的，也唯有这个表妹了。只要宫卿不与她争太子妃之位，她自认为有必胜的把握。方才这一番打探，得知这位表妹和姑姑一样胸无大志，打算从寒门士子中挑选夫婿，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宫卿早已从向婉玉的言行和表情中窥破她心里的秘密，但宫卿只装作不知，反而娇憨懵懂地笑着感谢表姐“善意”的提醒。

向婉玉有点心虚，换上宫卿的长裙，便收腹挺胸出了内室。

同时从内室走出来的两位少女，年岁相当，风华气度却高下即分。

宫夫人暗道，这衣服穿在我女儿身上，明明恍若仙子，怎么被她一穿，如此俗气？再反观自家女儿，换上侄女的嫣红色长裙之后，越加明媚娇俏。果然是人长得美，穿什么都好看。

韩氏也在暗暗对比。纵是私心再偏向自家女儿，也不得不说，自家女儿单看也是国色天香，但和宫卿一比就成了庸脂俗粉。

容貌不是最关键问题，韩氏更担心的是自家女儿的性格。知女莫若母，以她这样的性情，纵然是被选入了东宫，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什么

母仪天下、独宠后宫不过是她一个情窦初开的无知少女的美好幻想罢了。所以从赵国夫人那儿得知内幕消息之后，她立刻就紧锣密鼓地想要将女儿的亲事定下来，绝了女儿的念头。

宫夫人眼见今日李代桃僵已经大功告成，便道：“嫂嫂，咱们出去逛街看灯去吧。”

韩氏陪着笑道：“小姑，我们还是先走一步为好。”

“好，嫂嫂先走，我们等上一会儿再出去。”宫夫人知道嫂子一贯精细谨慎，是怕宫卿和向婉玉走在一起，让人联想。

韩氏带着女儿婢女等人走出雅间。

向婉玉和宫卿身量相仿，谁知宫卿的裙子穿在向婉玉身上，那亮缎腰带勒得紧紧的，让她呼吸都有点困难。这对一向自认为身材曼妙、纤腰一束的向婉玉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打击。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打击。

她在家中特意吩咐过侍女青华，给宫卿戴面具时，要将丝带系得松些，掉下来好让独孤铎看见那不是她。谁知宫卿反应如此敏捷，竟然堪堪接住了面具。走出登月楼，她郁闷得想要呼一口气，可腰带太紧，只呼了半口就被卡住了。

“出来了出来了。”

独孤铎激动地站在街对面一家店铺的招牌之后，死死地盯着那张喜上眉梢的面具。

睿王一走，独孤铎就带着岳磊跟到了登月楼。他想看看方才那猜谜女子是否叫安国公夫人母亲，若是叫了，应是向婉玉无疑。

岳磊提醒道：“侯爷最好换张面具，方才这张面具她和管家丫鬟可都见过了。”

独孤铎立刻在身后的街摊上随意买了一张辟邪面具蒙在脸上，这才大大方方地跟在了韩氏一行人身后。

过了一会儿，果然听见向婉玉叫韩氏母亲，独孤铎道：“的确就是向婉玉。”

岳磊看着眼前的女子，停了片刻，突然道：“不是她。”

“怎么不是？面具衣服，都是。”

“面具系上时，那婢女给她打了两个结，现在却只有一个结。再者，她的腰身，粗了一寸。”

独孤铎瞪大了眼，道：“果然是左卫将军，这眼力，啧啧……”他顿了顿，又问，“那方才的女子是谁？”

岳磊想了想，道：“若我猜得不错，想必是在登月楼里。”

独孤铎猛一转身，道：“走，去看看去。”

少年心性本就好奇，再加上方才那猜谜女子聪慧机敏，看身形如是佳人，他禁不住想要看看那张面具之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岳磊知道薛二是较上劲了。不过，他自己居然也被勾起了浓重的好奇，那一双眼睛让他情不自禁想要看看面具后究竟是怎样的一张容颜。

两人走到登月楼，巧了，宫夫人一行十人正好出来。

独孤铎并不知道迎面这一行人就是他要找的人，只从她们的面具和衣着上看出这些人出自富贵之家。

宫卿迎面见到一张辟邪面具，还以为是方才人群后的那个男子，再看却知不是，眼前这人穿着一身紫色锦袍，而看她猜谜的那位男子，是一袭黑衣。

一行人走过岳磊身旁，一张出水芙蓉的面具之后，是一双他不会认错的眼。

岳磊暗自拉了独孤铎一把，独孤铎这才转身看着宫卿。

虽然衣服换了，但身形很像，窈窕婀娜，如风拂纤柳。莫非是她？他不确定，但岳磊点点头。

独孤铎相信岳磊，岳磊年纪轻轻，便位至左卫将军，除了武功过人，更有许多过人之处，所以睿王和他相交甚深。他既然肯定这就是那位猜谜女子，便不会有错。独孤铎激动地跟了上去。

宫卿平素就喜欢一些文字游戏，看到灯谜，便忍不住上前跃跃欲试。因为戴着面具，她比平素格外放得开，端庄礼仪暂且都抛到一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少女特有的活泼娇俏，即便蒙着面具，也自有一番勾魂摄魄的妩媚风情。

独孤铎生平第一次跟踪人，觉得很刺激。眼前那婀娜窈窕的背影、那不足一握的腰身，牢牢地吸引了他的视线。春天未来，他的一颗心仿佛已经提前被春风吹醒，泡在一汪碧波里沉沉浮浮地荡漾。

宫卿高高兴兴地逛街观灯，并未发觉身后一直跟着两人，但管家官福贵甚是机敏，带着四个下人三个丫鬟一刻不敢松懈，团团围着夫人小姐，生怕走散。

很快他便发现身后的两个男人，暗暗留心之下，发现这两人从登月楼便一直跟随。他有些不安，便低声对宫夫人道：“夫人，身后有两个男人一直跟着我们。”

宫夫人扭头看去。

果然有两个高挑的男子，那挺拔的身形，一看便是青年。上元节人约黄昏后也是常情，宫夫人笑了笑，不以为意。但官福贵不断警示，宫夫人也就上了心。长安街是京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绝不敢有人滋事，出了长安街可就未必，这几年还听说有粟特人专在上元节掳走妇女卖往西域。

眼看长安街就要走到尽头，宫夫人不敢再去别的地方，便对女儿道：“我们回去吧。”

虽然出行带了三个丫鬟和五个仆人，平安桥上还有四个轿夫，但终究是要安全第一。

独孤铎和岳磊两人一见前方一行人转身，便装作看路边的花灯。

宫卿心里颇为懊恼，难得一年一次戴着面具，玩得这么尽兴，平白无

故就被这两个来历不明的男人搅了局。

走过他们身边时，宫卿故意道：“那个戴辟邪面具的，身上好大一股味道。”

独孤铎尚未反应过来，岳磊已经忍不住对着独孤铎“噗”的一声。独孤铎这才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心想自己出门前明明兰汤沐浴过，怎么会臭？

宫夫人问：“哪个？”

“喏。”宫卿随手往前一指，戴辟邪面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图个吸财辟邪的好兆头。

独孤铎铁了心想要看看那女子是谁家的女儿，决定一路尾随。

宫夫人暗暗心焦，走到登月楼前，她灵机一动，转身进了登月楼。

宫福贵低声道：“夫人不回去了吗？”

宫夫人也低声道：“你在楼下候着，我和小姐从后门出去，等会儿你们再来。”

宫福贵明白过来，便带着四个下人坐在一楼大堂给夫人打掩护。

宫夫人带着宫卿和三个侍女上了二楼的雅间。

独孤铎正欲跟上楼，岳磊忙拉住了他，说：“你别跟得这么明显好不好，我估计她已经发觉了，所以方才故意说你臭。”

独孤铎扭脸呸了他一口：“你才臭呢。”

宫夫人带着宫卿和三个侍女径直走向雅间拐角的另一楼梯，噤噤地下了楼，越过登月楼的后厨房和小庭院，从后门出去。

后门对着护城街，走到尽头往东一拐，再走百十步便是停放官府轿子的平安桥。

和人流熙攘摩肩接踵的长安街一比，护城街简直成了偏僻小道。

从人声鼎沸的繁华中骤然迈入这静谧的巷子，宫卿顿时心里一空。她抬头看去，清静的夜空挂着一轮圆月，明辉清亮，铺在青砖地上，颇有几分夜色撩人的意境。

宫夫人为自己这一金蝉脱壳之计暗暗得意，还未来得及炫耀，忽然身后扑通一声，仿佛是有人摔倒。她回头一看，只见丫鬟云裳已经倒在地上，身后居然站着三个高大的男人。宫卿也发觉不妙，刚要呼救，眼前倏地一下晃过来一块黑布，直接捂向她的口鼻，一股奇怪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她眼前瞬间一黑便昏了过去。同时，宫夫人也被人捂住口鼻，倒在地上。